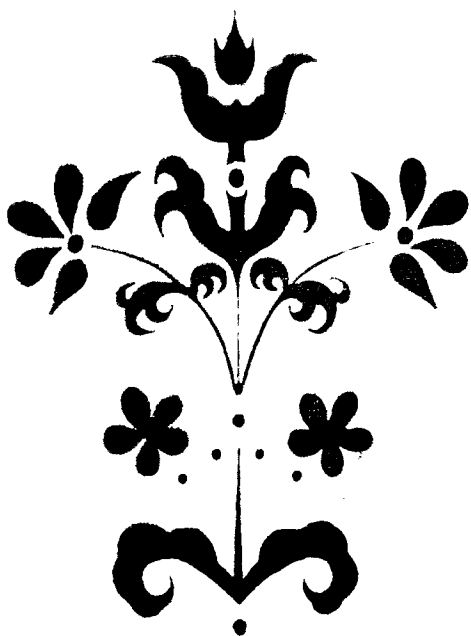


缪塞戏剧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Alfred de Musset

Théâtre

选译自Théâtre complet de Musset

Editions Gallimard et Librairie

Générale française, 1964。

封面设计：秦 多

缪塞戏剧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10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4\frac{1}{2}$ 插页 3

198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6,400

书号 10019·3452 定价 1.45 元

目 次

译本序(柳鸣九)	1
任性的玛丽亚娜	1
方达西奥	41
罗朗萨丘	85
勿以爱情为戏	225
烛 台	279
慎勿轻誓	337
当机立断	391
逢场作戏	413

任性的玛丽亚娜*

-
- * 一八三三年五月十五日，《任性的玛丽亚娜》在《两世界杂志》上发表。后来，作者将它收入《喜剧与谚语》集。一八五一年六月十四日，本剧在“法兰西喜剧院”首次公演，是作者在舞台上第一次获得巨大成功的剧作。

人 物

克罗迪奥 法官。

玛丽亚娜 法官之妻。

赛利奥 } 年轻人。
奥克塔夫 }

梯比亚 法官的仆人。

西干塔 老妇人。

爱尔米娅 赛利奥的母亲。

仆人若干。

马尔沃利奥 爱尔米娅的管家。

地 点

那不勒斯^①城。

① 那不勒斯，意大利著名城市，位于地中海东岸。

第一幕

第一场

〔克罗迪奥宅前的街道上。

〔玛丽亚娜从家里出来，手中拿着一本经书。西于塔迎上去。

西于塔 漂亮的太太，我想同您说句话，可以吗？

玛丽亚娜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

西于塔 城里有一个青年，对您一见倾心。足足有一个月，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向您表白。他叫赛利奥，世家子弟，一表人才。

玛丽亚娜 别说了。去告诉派您来的那个人，他这是白费时间和精力。他如果再胆敢让人向我转达这种话，我就告诉我丈夫。（下）

赛利奥 （上）咳！西于塔，她说什么啦？

西于塔 她越发虔诚，越发傲慢了。她说，您若是再追求她，她就告诉她丈夫。

赛利奥 噢！我真不幸，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噢！最残忍的女人！你说我该怎么办哪，西于塔？我还能找到什么路子吗？

西于塔 我劝您还是先离开这儿，她的丈夫跟着她呢。

〔西于塔、赛利奥下。克罗迪奥与梯比亚上。

克罗迪奥 你是我的忠实随从，我的可靠仆人，对不对？告诉你，我受到侮辱，要报仇。

梯比亚 您要报仇，先生？

克罗迪奥 对，要报仇。那些吉他琴手真放肆，总是到我妻子的窗下叽叽咕咕。不过，别着急！事情还没有完。——到这边来听我告诉你，那边有人，可能会听到我们的话。今天晚上，你把我说的那个剑客找来。

梯比亚 找他干吗？

克罗迪奥 我认为，玛丽亚娜有了奸夫。

梯比亚 您这样想，先生？

克罗迪奥 对，我的房子周围，有野汉子的气味。打我门前走过的人，没有一个态度是坦然的。吉他手、老媒婆，都跑到这儿来闹哄，象苍蝇一样多。

梯比亚 别人为您的妻子奏小夜曲，难道您能禁止吗？

克罗迪奥 不能。但是，在暗门后面，我可以安插一个人，谁若是进来，就结果他的性命。

梯比亚 噫！您的夫人没有奸夫。——若说她有外遇，就好比您说我有姘头一样。

克罗迪奥 梯比亚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有姘头呢？你的长相很丑，可是，人非常聪明啊。

梯比亚 我承认，这点我承认。

克罗迪奥 你看，梯比亚，你自己都承认了。不必再有怀疑了，我的家丑都已经张扬出去啦。

梯比亚 怎么就张扬出去了呢？

克罗迪奥 我告诉你张扬出去了，就是张扬出去了。

梯比亚 可是，先生，您的夫人是一个女道学家，这在全城是出

了名的。她和谁都没有来往，除了去作弥撒，从来不出门。
克罗迪奥 你瞧我的吧。——她接受了我那么多礼物，我想起来憋气透啦。——对，梯比亚，这一阵，我正策划一个可怕的诡计。我简直要痛苦死啦。

梯比亚 哦！哪儿能呢。

克罗迪奥 我对你讲的事情，你只管相信好了。

〔二人下。

赛利奥（重上）一个人年华似锦的时候，堕入没有希望的情网，是多么不幸啊！一个人逡巡在温柔的梦乡，却不知道幻想把自己引向何处，痴情能不能得到报偿，他是多么不幸啊！他情意缠绵地卧在方舟里，渐渐离开岸边，遥见迷人的平川，绿茵茵的草原，以及埃多拉多^①的海市蜃楼。他任凭微风悄悄地吹送，当现实把他唤醒的时候，他既远离渴望到达的目的地，又远离了岸边，进退两难。

〔传来一阵音乐声。

那个化了装的人是谁呢？他不是奥克塔夫吗？

〔奥克塔夫上。

奥克塔夫 我的好好先生，你的伤春情绪可略好点儿了吗？

赛利奥 奥克塔夫！你真疯啦！脸上涂的胭脂有一尺厚！你怎么想起作这种奇特的打扮呢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不害羞吗？

奥克塔夫 啊，赛利奥！你真疯啦！脸上涂的白粉有一尺厚！你怎么想起穿上黑道袍呢？正当狂欢节，你不害臊吗？

赛利奥 你过的是什么生活呀！不是你喝醉了，就是我喝醉了。

奥克塔夫 不是你有了意中人，就是 I 有了意中人。

① 埃多拉多，十六世纪西班牙航海家奥雷拉纳幻见的大陆。

赛利奥 我越发爱上了美丽的玛丽亚娜。

奥克塔夫 我越发爱上了塞浦路斯酒。

赛利奥 我正要去找你，路上正好碰到了。

奥克塔夫 我也正要回去。我的家是否安好呢？我已有一周没回去了。

赛利奥 我想求你办点儿事情。

奥克塔夫 说吧，赛利奥，亲爱的孩子。你需要钱吗？我已经囊空如洗。你来找我出主意吗？我现在醉成了一摊泥。你要用我的剑吗？这把木刀是小丑的玩艺儿。说吧，说吧，有什么事情吩咐吧。

赛利奥 你这种样子，还要持续多久？一个星期不回家！奥克塔夫，你要把自己葬送了！

奥克塔夫 我的朋友，我永远也不会葬送在自己的手里。我宁愿病死，也不会自杀。

赛利奥 你过的这种生活，不是自杀，又算什么呢？

奥克塔夫 你来想象一下，有一个走钢丝的卖艺人，他脚下穿着银鞋，手中拿着一根棍子保持平衡，垂悬在天地之间。干瘪老迈的小人儿，瘦削苍白的幽灵，狡猾的债主，三亲六故，谄媚之徒，所有这帮魔鬼全吊在他左右的袍襟上，往四处拽他，竭力使他失去平衡。滔滔不绝的豪言、喋喋不休的壮语，为他的舞蹈伴奏。不祥的预言，象云屏雾障，遮住了他的双眼。但是，他步履轻盈，不停地由东向西。他如果看地，就要头晕目眩；他如果看天，就会失脚坠落。他疾走如风，周围伸向他的手，不能把他快乐杯中的酒碰洒一滴。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我的生活，这就是你所见到的我的本相。

赛利奥 你疯疯颠颠，有多幸福啊！

奥克塔夫 你不感到幸福，岂非疯颠！说说看，你到底缺少什么？

赛利奥 我缺少宁静，缺少无忧无虑的生活。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就是一面镜子，各种事物都映照出来，一切又都转瞬即逝。我若是背了债，就会感到愧疚。爱情，你们看成是一种消遣，却扰乱了我的全部生活。朋友啊，你永远也不会理解，我的爱情有多么强烈！我的学业已经荒废。一个多月以来，我日夜徘徊在这个宅第周围。月亮升起的时候，我带领小小的乐队，来到这个广场的尽头。在小树下面，我能够亲手指挥，听他们歌唱美丽的玛丽亚娜，真叫我心醉神驰！可是，她却从来没有在窗口出现；她从来没有靠近窗前，把她迷人的额头依在百叶窗上。

奥克塔夫 你说的玛丽亚娜是谁？是不是我的表嫂？

赛利奥 正是她，老克罗迪奥的妻子。

奥克塔夫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。不过，可以肯定，就是我的表嫂。克罗迪奥天生是个心肠嫉妒的人。赛利奥，把你的心事讲给我听听吧。

赛利奥 我千方百计地想让她了解我这一片深情，但总归是徒劳。她是从修道院里出来的，她爱自己的丈夫，严守妇道。城里的年轻人，全吃她的闭门羹，谁也无法同她接近。

奥克塔夫 是嘛！她漂亮吗？——废话！你爱她，情人眼里出西施嘛。我们能想出点儿什么办法呢？

赛利奥 要我对你坦率地讲讲吗？你不会笑话我吗？

奥克塔夫 老老实实讲出来吧，管我笑话不笑话呢。

赛利奥 你是她的亲戚，你去登门拜访，她一定会接待。

奥克塔夫 能接待我吗？这我可说不准。就算她能接待我吧。

说老实话，我同她论表亲，相隔三千里，关系十分疏远。我们只不过偶有书信来往罢了。不过，玛丽亚娜倒是知道我的名字。要我给你当说客去吗？

赛利奥 我多少次想上前和她攀谈，可是，我一走近她，就觉得腿发软。无可奈何，只好求西于塔老婆婆去找她。我一见到玛丽亚娜，喉咙就发紧，气也喘不上来了，心就象要蹦出来一样。

奥克塔夫 对，我有过这种感受。在密林之中，一头惊恐的牝鹿，踏着枯叶悄悄地走过来，当猎人听到欧石南擦着牝鹿的胸脯，声音犹如纱裙窸窣，就抑制不住自己，心怦怦地狂跳。他默默地举起猎枪，身子一动不动，屏住呼吸。

赛利奥 我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花花公子们不是有一句老话：女人全是一路货吗？雷同的爱情为什么这样罕见呢？真的，你，奥克塔夫，假若是你爱这个女人，或者，假若我是爱另外一个女人，绝不会象我爱她这样深。可是，她身上有股什么魅力呢？一双蓝眼睛、两片红嘴唇、一条白裙子，还有一双雪白的手。为什么能令你欣然向往，象磁石吸铁一样吸引你的，却使我忧伤，使我呆若木鸡呢？有谁能够断言，这件事情是快乐还是悲伤？现实不过是个影子。神化现实的东西，就姑且称为幻想或者狂热吧。——狂热既然能神化现实，也就化成了美的东西。人生征途上的旅客，每个人从头到脚都罩上了一层透明的纱网。他以为看到了树林、江河、仙姿，实际上是大自然的一切景物透过纱网，在他的眼里显得变化无穷，奇妙无比。奥克塔夫！奥克塔夫！救救我吧。

奥克塔夫 我喜欢你这样的爱情，赛利奥，它就象一瓶锡拉库

萨^①的名酒一样，使你头脑发昏。把手伸给我，我来帮助你。稍等片刻。清风扑面吹来，我的头脑又清醒了。我认识那个玛丽亚娜，她还没有见过我，就对我嗤之以鼻。她身材苗条，如花似玉，但是没有头脑，整天念经。

赛利奥 你使用什么办法都行。但有一件，我恳求你不要欺骗我。欺骗我是非常容易的。我自己不愿意做的事，也不会提防别人干出来。

奥克塔夫 你若是翻墙进她的院子呢？

赛利奥 在她与我之间，耸立着一堵无形的墙，我无法翻越。

奥克塔夫 你若是给她写信呢？

赛利奥 她不是撕掉，就是原封退回。

奥克塔夫 你若是爱上另外一个女人呢？走，跟我到罗莎兰德家去吧。

赛利奥 我的整个生命都属于玛丽亚娜。她只消一句话，就可以要我的命，也可以使我生机勃勃。在我看来，为另外一个女人生活，还不如为玛丽亚娜死去。我要么如愿以偿，要么就自杀。别讲啦！她回来了，从街口拐过来了。

奥克塔夫 你躲开吧，我上前去同她说话。

赛利奥 亏你想得出来？就你这身打扮，还要去见她！把脸擦一擦呀，看你象个疯子。

奥克塔夫 这样就可以了。亲爱的赛利奥，我和酒醉亲密无间，从来没有半句争吵。它称我的心，我投它的意。这方面你不必担心。一个度假的学生，在宴席上喝得酩酊大醉，昏头昏脑，同酒较量，就是这副模样儿。我的禀性，就是长醉不

① 锡拉库萨，意大利的港口，位于西西里岛的东岸。

醒。我的思想方法，就是听天由命。现在，无论是觐见国王，还是去同你的美人儿搭讪，在我看来，全都无所谓。

赛利奥 我闹不清是什么感觉。——算啦，不要同她谈了。

奥克塔夫 为什么呀？

赛利奥 说不出什么道理来。我有这个感觉，你要欺骗我。

奥克塔夫 咱们击掌为信。我以我的人格向你发誓，我一定要竭尽全力，让玛丽亚娜投到你的怀抱，否则，她也到不了任何人的手里。

〔赛利奥下。玛丽亚娜上。奥克塔夫迎上去。〕

奥克塔夫 美丽的公主，不要转过身去嘛！对您最卑贱的仆人，也不妨瞥上一眼。

玛丽亚娜 您是哪一位？

奥克塔夫 我叫奥克塔夫，是您丈夫的表弟。

玛丽亚娜 您是来找他的吗？请到屋里坐吧，他就要回来了。

奥克塔夫 我不是来找他的，也不想进屋。因为，等一下我对您说明来意，就怕您又要下逐客令了。

玛丽亚娜 那您就不必多费唇舌，不要耽误我走路。

奥克塔夫 唇舌可不能不费，也求您留步听一听。狠心的玛丽亚娜！您的眼睛为害不浅，您说出的话，却不是为了医治病痛。赛利奥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？

玛丽亚娜 你说的是谁呀？我造成什么病痛啦？

奥克塔夫 您造成的病痛，是最残忍的病痛，因为，针石药物全都失去了疗效。而且是最可怕的病痛，因为，病者养痍惜患，朋友们递上去救命药盅，他就推开。这种病痛，是比玉液琼浆还要甘美的毒药，它使患者嘴唇苍白，铁石心肠的人见了，也要泪如雨下，宛如克莱奥帕特溶化的珍珠。^①您造

成的病痛，所有入药的香料，人类的全部学识都无法治愈。这种疾病到处吸收养分：吹过的轻风，凋谢的玫瑰花散发的芳香，一首歌曲中反复咏唱的副歌，周围的一切，都是它的痛苦取之不竭的营养，就好象一只蜜蜂，在花园里到处采花酿蜜一样。

玛丽亚娜 这种病叫什么，您能告诉我吗？

奥克塔夫 让有资格说的人告诉您吧。让您夜间的梦境，让那些苍翠的桔树，让这清澈的流水告诉您吧。但愿您哪一天晚上去寻找它，您将在自己的嘴唇上发现它。没有赛利奥，也就没有这病名。

玛丽亚娜 这种病说出来就那样危险吗？它有那么利害的传染性，连替赛利奥辩护的人都为之结舌？

奥克塔夫 表嫂，这种病听起来那么悦耳，竟然值得您问起？它的名称，却是您告诉赛利奥的。

玛丽亚娜 那我也是无意的。我既不了解那种病，也不认识那个人。

奥克塔夫 您就同时认识一下吧，永远不再把两者分开，这是我心里的祝愿。

玛丽亚娜 真的吗？

奥克塔夫 赛利奥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如果想吊您的胃口，就会对您说，他少年英俊，风流潇洒，这话也不是编造。但是，我只想打动您的心，所以要对您这样讲，他自从见到您的那天起，就悒郁寡欢，心如死灰。

① 克莱奥帕特，指埃及王后克莱奥帕特七世（公元前69年—前30年）。她与罗马的三执政官之一的安图瓦纳结婚。为了同安图瓦纳打赌一餐可花费一千万，她把珍珠溶化在酒杯里。

玛丽亚娜 他悒郁寡欢，能怪罪我吗？

奥克塔夫 您长得漂亮，能怪到他吗？他一心思念您，无时无刻不在您的府第周围游荡。您窗下的歌声，您从来没有听到吗？半夜里，您从来没有拉起过百叶窗和窗帘吗？

玛丽亚娜 晚间，谁都可以唱歌，街上谁都能来。

奥克塔夫 谁也都可以爱您，但是谁也无法向您述说。玛丽亚娜，请问您的芳龄？

玛丽亚娜 好一个问题！告诉您，我只有十九岁，那又怎么样呢？

奥克塔夫 那么，您还有五、六年的时间可以得到别人的爱，十来年的时间可以爱别人，余下的岁月，只能祈求天主保佑了。

玛丽亚娜 果真如此吗？那好吧！为了及时享乐，我就爱克罗迪奥，他是您的表兄，我的丈夫。

奥克塔夫 我的表兄，您的丈夫，两样加起来只能等于一个村塾学究。您根本就不爱克罗迪奥。

玛丽亚娜 也不爱赛利奥，您可以告诉他。

奥克塔夫 为什么呢？

玛丽亚娜 我为什么不爱克罗迪奥呢？他是我的丈夫。

奥克塔夫 您为什么不爱赛利奥呢？他对您有情。

玛丽亚娜 您还要对我说，我为什么听您讲话吗？失陪了，奥克塔夫少爷。这个玩笑，耽误的时间够长的了。（下）

奥克塔夫 嘿，天哪！她的眼睛真美！（下）

第 二 场

〔赛利奥的宅第。

〔爱尔米娅、几个仆人、马尔沃利奥。〕

爱尔米娅 照我的吩咐把花摆好。叫乐师来了吗？

一个仆人 叫过了，夫人。他们晚餐的时候就会来的。

爱尔米娅 百叶窗关着，屋里太暗。稍微打开一点儿，再亮堂些，别让阳光射进来就行。这张床头多摆点儿花。晚餐的菜可口吗？我们的邻居，漂亮的拜尔葛莉伯爵夫人能来吗？我的儿子什么时候出门的？

马尔沃利奥 首先得回家来，才谈得上再出门。他是在外面过夜的。

爱尔米娅 你胡说些什么。——昨天晚上，他同我一道用餐，又陪我回来。我今天上午买的那幅画，挂到他的书房了吗？

马尔沃利奥 他父亲在世的时候，绝不会这个样子。看起来，我们的主母才有十八岁，好象少女等待着意中人。

爱尔米娅 但是，只要他母亲在世，就要这个样子，马尔沃利奥。谁派您监视他的行动的？你要记着，在赛利奥所过之处，不要让他碰到晦气的面孔，不要让他听到你在嘟嘟囔囔，你别象狗群中的一条狗，护着要啃的骨头那样哼哼。否则，我指天赌咒，你们谁也休想在这里讨生活。

马尔沃利奥 我什么也没嘟囔，面孔也并不晦气。您问我，我的主人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，我回答您说，他根本没有回来。自从爱情钻进他的头脑，一个星期下来，跟他打不上四个照面。

爱尔米娅 这些书怎么落满了灰尘呢？屋里的家具为什么乱七八糟？我想用点儿什么东西，为什么都得亲自动手？你真行，不关你的事，你的眼珠子瞪得圆圆的，可是你的活计呢，干了一半就撂下，把派给你的事推给别人去干。去吧，

以后少插嘴。(赛利奥上)哎！我亲爱的孩子，今天你喜欢干点什么呢？

〔仆人们退下。

赛利奥 随您的兴致吧，妈妈。(坐下)

爱尔米娅 怎么，能同欢乐，却不能共忧患？赛利奥，这样划分可不公正啊。我的孩子，你的心事，可以不告诉我。但是，有些事折磨你的心，使你对周围的一切麻木不仁，就应该告诉妈妈。

赛利奥 我没有心事。即使有，也愿天主保佑，让它把我化为没有知觉的石像好了。

爱尔米娅 你在十一、二岁的时候，凡是有难过的事情，只要有一点点不痛快，都与我息息相关。我这双眼睛只要一瞥，表情是严厉还是宽容，就决定你的眼睛是悲伤还是快乐。那时候，你的金发小脑袋和你母亲的心，有一根细线联接着。我的孩子呀，如今，我大不了象你的一个老姐姐，要想宽慰你的烦闷心情，我也许办不到了，但是，总可以分分忧吧。

赛利奥 您也一样，您从前多么漂亮啊！您的银发下，掩着高贵的额头。您裹着长袍，但是，还能显出您王后一般的尊贵体态，狄安娜^①一样的风韵。母亲哪！您曾激发过爱情！在您虚掩的窗下，有人曾低声抚弄过吉他琴！在喧哗的广场上，在参加狂欢佳节的人群里，您年青貌美、丰姿出众。您当时没有爱过任何人。可是，我父亲的一位亲戚却因为爱您而死去。

爱尔米娅 你勾起我多么痛苦的往事哟！

① 狄安娜，古罗马神话中的仙女，是天神朱必特的女儿。她得到朱必特的许可，终身不嫁，被封为森林王后，终日打猎为戏。